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一

韻均 二則

雍政

鄧劉相似 二則

丁祭演禮

太學生分教

好秀才

歷事

民生 二則

秦屠出入 三則

沙汰罷官

精鑒

天人

持舊制

停告考

免追廩

督學發策



親行冠禮 二則

重教職

不上名

奏彈靖遠

忤督學

不負心

書香窩

教職入臺

執蓋護行

禦倭

材略

贈文

執正存厚

課士

天遣故人

直責主司

救難生子

肥香 二則

辭貢

兩歐陽

濬泮池

世俗溺人

掾令修志

擒盜

三不寶

公庭詩思

天下第一

自稱名 二則

批內官

罰水

代罰

發橐

袖金

禁入試

實効

三司獄傳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韻均

五帝之學曰成均古無韻字韻即均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鷦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

太學國學漢晉時名也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入國朝因之

海幢小品 卷十一  
雍正政

郭明龍爲南祭酒條陳雍正一欵真可歎息疏云  
兩京國子監則辟雍也此 陛下之學也今天下  
府州縣學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  
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則下縣窮鄉矣臣自  
受事以來在監諸生數僅六百一時縉紳誇以爲  
多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實關于國  
運隆替臣不意 陛下之學乃不得比於府州縣  
之學臣謹按往牒洪武四年 詔選府州縣諸生

俊秀者入國子學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  
人二十六年監生悅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  
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  
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  
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  
生黃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  
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  
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濡等一千三百  
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

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臣請下禮官廣立科條大興學校夫納粟納馬非祖制也今未敢議減萬不敢議增也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盡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倣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糶者遊士之獵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造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郭去劉幼安代之余爲司業劉每歎曰成甚國學朝庭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爲長兄爲副亦可羞也

鄧劉相似

幼安少豪爽登第後收歛一以鄧定宇先生以讚爲法定宇官南司成奉母龔以養後轉北少宰母憚跋涉先生不出龔歿未幾先生卒贈大宗伯謚

文潔幼安有母羅官守次第并贈謚與其學問大略相同豈天之竝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從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爲南司成蘇士乞一鄉紳書爲先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受之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授使觀之嗟嘆不已先生笑曰寶劍贈與烈士卽以與之其人喜過望而蘇士甚惋惜謂爲暗投不見賞也

丁祭演禮

兩雍正丁祭北因特遣肄于本監彝倫堂南肄于神樂觀皆道流執事

太學生分教

國初重太學北方初平選太學生爲府州縣教官所至伺候若貴戚重臣其被選者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後徵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至數百緡蓋上之所重必有偏勝處雖神聖當天亦無如之何後事聞多坐死者焰亦少息

好秀才

郭士淵台州人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甘  
所忌譖殺之 太祖覽其文恨恨曰好秀才都壞  
了追戮甘極慘

歷事

監生歷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曹  
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吏當擇監生  
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  
銓常資詔下所司通行著爲令

民生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  
羅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  
顧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  
別可笑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  
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爲江西豐城令攜之任慮考  
試徃復奔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  
年秦湛宇尚明有氣槩來爲令痛抑民生每形詞  
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建言歸頗不平一日



海幢小品 卷十一 五  
一笑曰請自隗始爲道本末秦駭然起謝過遂待民  
生加等

秦屠出入

屠枰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淞中持法嚴竿牘俱絕  
先任爲秦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  
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秦晉屠出之謠屠陞南  
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  
治如督學時而周倣菴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  
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毒周旋之謠至形奏疏屠

尋轉太常卿

屠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禎方九歲從入  
郡中考之先父盜發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日出  
題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  
辨屠閱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警于  
盜者寘二等屠先生其殆聖乎外嚴而中實婉轉  
能體人情

先生按湖時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  
保甲爽昧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攜以入保

甲大呼言狀先生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  
甲膝行漸前離兩纍可數丈先生瞬門役判其臂  
曰放秀才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旣出  
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  
言與大杖三十荷校并娼逐出保甲倉皇語人曰  
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  
也士亦自懲卒以貢爲教官

### 沙汰罷官

趙鶴字叔明江都人督山東學政郡邑士汰其十

六又杖死訓導爲諸生所訟勘明調霸州兵備教  
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豈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見  
前代教法之嚴如此至沙汰生員又不始于張江  
陵矣趙詩文刻厲言言自作奇人奇人

### 精鑒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勗永  
豐人往南直隸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  
或以爲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  
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

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母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鏜楊拔瞿昆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國鏜以僉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誌傳表亦盛事也楊至總督侍郎

天人

李獻吉督學江西試士袁州畢嚴介溪來見時嚴方讀書鈴山堂有盛名獻吉亦雅重之談次嚴偶及某生文字曰此儘佳何不寘上等獻吉曰固也爲舉其詞自首至尾不遺一字且誦且問曰如此

可得上人否嚴駭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復談文字長短矣性高簡獨待士甚厚令勿謁上司行跪禮故事五日一上察院聚揖至是亦廢遂與御史江萬實忤互訐奏萬實謝病去而左布政鄭岳叅政吳廷舉與獻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劉喬尤甚皆以侵官奏廷舉至棄職去獻吉亦累疏劾辯事下總制陳金金以軍前多事不暇請以各奏詞併付巡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勘理漢等顧慮不能決於是給事中王爌言江西羣盜縱橫之時各

官不能協濟時艱逞其私忿自相搏噬有傷風化  
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會奭按之忠  
等奏岳喬賊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  
宜罷黜廷舉論事過當擅離職任罪次之又劾金  
臨事托避漢中立不決萬實奏詞半誣布政使黃  
瓚按察使王秩僉事李淳等承勘遷延亦俱宜罪  
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爲民夢陽冠帶閒住奪廷  
舉俸一年瓚秩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萬實後以  
考察去官而獻吉在事寧王陽禮重之請得陽春

書院記後寧王敗遂以此陷獻吉林見素救之得  
免凡恣睢險薄之名加者無所不至至天啓元年  
始 賜諡 公論乃定

持舊制

孫世芳華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爲寬科  
條凡試士旣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日稟質  
由人撰詞由質苟不及此卽宿構何爲御史某欲  
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曰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  
集會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僚由左布政遷爲都御

史撫滇遷之日勅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輿外三司輿非制也然都御史爲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輿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輿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爲斂容謝

###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公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丙

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吾友陳赤石大綬至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

### 免追廩

舊制廩膳生員黜退者追食過廩米甚以爲苦成化九年北提學御史閻禹錫引考察黜官爲此免追從之

### 督學發策

席元山書爲剡城令多善政後唐漁石龍至時召

父老咨而行之元山服其義遂相知重及元山以  
議大禮位宗伯與宰衡異同時龍督學陝西因鄉  
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元山閱錄曰是策  
專箴大寮非唐提學不能作亟呼秦吏語曰爲我  
謝唐君謹受教矣元山丰裁甚峻此段屈已受善  
亦自難及然未知真能受教否尋病命入閣卒不  
起則改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壯時不克已從人消  
銛氣質老而悔之真是可惜

親行冠禮

葉良材崑山文莊公之曾孫也督學御史張鰲山  
以名臣之後親至學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文莊  
之澤遠矣鰲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鄒頴泉督山東學得邢知吾侗曰  
異日當文名天下時邢年方十四召讀書省之司  
衡堂親行冠禮東方傳爲盛事

重教職

國初最重教職所司不許差遣教生員必有登科  
合式者方敘陞或辭職得去官廣東博羅人林厚

字萬重以舉人歷四學職凡三十六年方允歸今  
勒爲定法積三四年一轉惟有氣力寅緣者上進  
又進士得告改大郡副榜舉人得大州縣其擢尤  
易尤速而貢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陳賢叅政觀之弟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先後八  
年爲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

上奇其才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  
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

敢以徇君耶論者劾其違 詔不忠忘親不孝衆

爲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

歷清淮湖口南康教職方客京邸有邑子暴病往  
視之已啞不能言第數詢其橐已屬賢賢檢視橐  
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  
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潯見一人病  
孿爲同舟者所棄昇歸學舍予飲食戒家人謹視  
問其家知在嶺南移書久不報歿歛而瘞之

奏彈靖遠

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  
驥都督官聚等奉 命征思機發不體 上心惟  
縱已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綵幣  
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 祖訓擅  
用鬪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畱以用及至行師全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  
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  
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

江邊攻圍不克被盜殺歿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  
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  
爲功欺天覬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  
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  
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  
深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  
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  
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  
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



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  
先是驥等奏捷 賜勅獎諭令還京尋畱驥勦貴  
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  
典賴以寢矣

忤督學

戴冠長洲人爲諸生高朗下視曹耦人多忌而非  
毀之然卒莫有過者試必居首督學御史紹興人  
以文章自負或譖曰戴秀才唾宗師文御史怒將  
黜之會罷官得止後以久次貢爲紹興訓導與御

史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歿其家謬云爲戴  
教官激怒以氣疾歿遂歸雅有志尚小時卽上書  
有司請查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  
王公以都御史撫江南特愛重每召見輒款語移  
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非經生也及貢至王  
公已爲吏部尚書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  
今切務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  
公不棄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奪志其言蹇諤  
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參議

者從訪水利得失條上皆行之

不負心

俞繪滑州人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入海時有閩寇充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爲諸生舉于鄉赴京過沛沛令馮鄉人也貸十金旣下第謁得歙縣訓導馮已歿矣遺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繪曰貸金無券信我也若遂弗償非負汝父負心也汝父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匠與珏乃受廣西嘗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者賦詩慰遣

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賓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贖辭曰吾非陳姻卒給君矣 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方在歙抗疏請以已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

書香窩

劉昂字孟頰祥符人性狷介與衆寡諧家貧績學勤苦成化間江浦張瑄巡撫河南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之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

聞而嘉重、餽魯齋遺書、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  
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  
者多爲名士、貢禮部、授內丘訓導、教士不倦、內艱  
起補棗強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政、令清簡百  
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至又能立辦、弘治庚戌滿  
九載入京、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爲當道所沮、遂  
歸、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  
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致仕歸、築室扁曰  
書香窩、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 教職入臺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鄉舉、爲江西德化  
教諭、典試咸自主、斷交薦、考上上選、御史教職擢  
臺臣、自清始、清在臺、逢逆瑾之禍、廷杖罰米、瑾敗  
復官、備兵左江、賫表事竣、歎曰：可以歸矣、居家蕭  
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教職尚入西臺、今  
并國學各堂俱寢不行、闕茸日多、人才愈下、非一  
日矣、可慨、可慨

### 執蓋護行

漢書卷十一  
劉文靖之父名亮以貢爲濱州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濱病暑夜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去澄城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與盜角不能近此雖公之教法而一時士風之厚亦可見矣

### 禦倭

唐欽堯嘉定人爲諸生有名好講論世務慷慨有大節貢入京倭奴犯境亟歸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賊薄城下親仗劍登陴冒矢石一夕賊遶

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疑之卽躍馬往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畱十萬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城守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

### 材略

黃暎莆田人僊遊訓導知縣王彝以二百金寄之雖所愛妾莫知也彝病歿先生呼其子來授之改

麗水時浙寇張甚衆推其材略奉以捍賊卽加部  
署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北境土  
以平陞廣元教諭與僉事董應軫同時濟江董船  
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  
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獲免衆義之刻  
石書其事

贈文

賀鈞廬陵人家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  
無所問爲麗水令見官不能俯仰張羅峯方赴召

馳傳絡繹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  
必依於孝弟忠信贊儀悉却有強之受者則曰吾  
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  
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  
友誼今乃復見南宗伯涓崖霍公加敬禮贈以文  
稱其詞不飾以屏僞禮不縛以崇質言不諧以自  
立儀不炫以衷孚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一日出  
城誤傳輿蹶落水士子傾城來迓則方坐池亭吟  
詩相與奉之而入

執正存厚

陳芹應天府上元縣人爲崇仁教諭其令峻刑併徵衆大譁有二生員素有私憾遂揭于諸司誣以倡率鼓衆聽者不察牒下節提芹執不發奏記曰令奉朝命不能禁民無越志而謂倡自二生此理勢必無臺持三尺法槩以加之若拉朽耳芹司教事而坐視誣陷是不得其職則當去也若二生自以別情取戾則憲約自有三等簿在豈肯輕縱當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教授一恩例冠帶皆善

士也此弘治間事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與令抗當道亦雅信重今則唯唯曰可殺便殺之矣又有一教諭曰李登與芹同縣亦得崇仁有肆侮貧士者衆爲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懲遂積疑移怒于登揭于上官時令亦被它揭屬直指使者密委它官訪令事正登之親故也因爲詳解得不罪人以問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令方熱中仕版吾安忍重傷其意人咸多之

課士

王士和字希節候官縣人正德丁卯舉人甲戌署  
錢塘教諭縣自弘治丙辰王獻登科未有進士幾  
二十年公萃諸生試之日課文一通親爲改定盡  
月輒第而警策家故饒豐酒饌與諸士飲食如親  
子弟或貸與錢物不校諸生感奮凡二十年成進  
士者十五人連考鄉試晉繁昌令高郵知州調海  
州以優之棄官歸卒年六十

天遣故人

廖輕字鍾範崇仁縣人幼刻苦力學正德八年鄉

薦署海鹽學事與同寅陳瑒相友善瑒莆人也敦  
行誼善詩文二人愛慕皆出肝膈公歷任廣楚常  
修候於瑒及謝事家居瑒年已七十餘忽攜僕來  
訪相見對泣旋復忻慰居歲餘瑒邁疾弗起公揮  
淚曰兄母慮天遣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  
之瑒顧僕點頷而逝公爲捐貲厚殮立主於家服  
朋友服爲喪主率子侄朝夕哭臨七日訃報瑒子  
至則厚遣歸其柩

直責王司

李鳳祈州人嘉靖三年爲象山司訓古貌古心博學能書內子雙瞽愛禮有加其子得金于市麾使還其主坐齋舍中日肅諸生多所發明會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醜詆語鳳整冠掀髯直前厲聲曰大人爲斯文宗主士子觀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主司氣奪從容步出閉門求歸畱之終不可得

救難生子

嘉靖十三年甲午陝西鄠縣王邦相者攜其幼子

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王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會劉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王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于獨行乞間乞于學諭任良幹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乎吾不爲計將父子同死誰爲還鄉知若者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吾爲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收六兒于家與弟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



王之族兄爲順天府通判者無幾通判亦卒書未  
達鄂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  
判之父爲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  
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  
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  
任已行取赴京行時誠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畱一  
錢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主簿獄  
亦解任後官申陽知州祖母尚無恙父母具存五  
十後生子人以爲有天道云

### 肥香

王良臣錢塘人名軒受業姚文敏公之門經術精  
專以貢爲松谿教諭時年五十無子棄去不赴陽  
明先生爲賦當年一詩家本饒中落晚年藝菊後  
圃號曰肥香道人後有子曰元世其家學爲休寧  
訓導家復完年八十三卒肥香之名亦佳

正德中歙方肯堂司訓我湖門人吳御史巡按浙  
中行部謁廟畢詣司訓齋執弟子禮如受業時方  
平受不辭豪家行重賄脫重罪司訓怒斥去若兩

公者真可以風矣

辭貢

許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當貢入京以疾辭或問其故曰吾少壯不克致身於明時今老矣無能爲也吾嘗勸友人某以恬退不吾聽卒齋恨以歿幽明之際吾何忍負且自言而自背人謂我何督學阮山峰高其志畧牒云此生殆痼疾煙霞足媿世之沉湎榮寵競進不止者飭有司具冠帶禮幣旌之

兩歐陽

歐陽閔字崇勳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進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三問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容易譚天下事可讀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兼長詩賦童庶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詞賦之左宋也久資爲林邑訓凡五歲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久之拂衣歸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爲

文敏而贍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  
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沒則棺斂某子以謁選稱  
貸畀之數百金無何卒於官馳往伏哭其子謂收  
責也色彌感公收淚言曰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  
吾鄉者過于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  
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奈何能長有  
此也遠近傳誦其義

海徵

程文恭休寧人爲邑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

形於色邑令李邁難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璉侍  
御史行縣問諸生皆不敢對獨前盛言枉狀辭氣  
俱奮事遂解學使稍更張不厭衆心具言其不可  
得止爲西安訓導擢遼東海州衛教授少夢渡海  
作破海詩曰日月乾坤鏡波濤魚鱉家攬觀窮宇  
宙指顧判夷華遼負海此豈其徵也尋告歸年九  
十卒

奇中

楊松字孟岳建寧人正德中貢士授廣州府訓導

母喪歸貧甚莫自存也乃時時自謂宇宙道義場中不會饑餓倒人服闋復授廣之香山香山僻在海隅士習樂游衍耽身利松謂之曰陳公甫非汝鄰邑偉儒乎彼其一孝廉倡道白沙崛起南服至今江門煙水白龍池之風月揭揭如在同時握鼎鴈持衡樞者今安在也而況如諸生者樂游衍耽身利哉學士黃佐爲諸生時貧甚松却其贄重遺贈之佐父善星曆多奇中而松謂之曰子占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佐果以其年魁

多士

胎色

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故名黃圈生時胎衣色黃故父以命之後學使爲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貢授睢州訓導督學置優劣二籍卷持不署曰所名劣士非劣也貧也某不願吾黨有此名抑平原獨無何害轉汝陽教諭識趙賢孔惟德於諸生中其後賢至南京吏部尚書而惟德來爲郡太守卷不往賀惟德率同官來拜乃出見其後率以朔望

率同官省候至則二破竹胡床而已守請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竝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時密問曰吾師有以示之蓋望其爲邑子請者卷曰願公愛民如子于願足矣不知其它盜陷永寧城指揮某當連坐重辟惟德來問卷曰法不可貸也而情則亟政弛久矣事起倉卒一庸弁其安能支指揮竟得生後聞其故齎百金爲壽怫然辭却曰吾何與吾何與仕終唐府教授睢汝兩地並祀之學宮

濬泮池

翁興賢尚書正春之父也以貢歷金山衛學職陞兩淮運判不赴在金山武弁慮文盛軋已爲木將軍關弓射文廟甚者毀棄聖像爲厭術翁素究青烏家言捐俸濬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污泥中未幾諸生張翼軫李凌雲徐光啓相次登第光啓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爲近體詩有警句性

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  
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  
母配葬請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彊焉志曰以若  
所爲非獨禮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  
暄者草疏以進 英廟震怒責某公所爲謀者枷  
暄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  
鑄器某公不肯彊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  
被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  
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

以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  
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辨六

### 掾令修志

郭南字世南鄞人以邑掾起家初爲吳江典史築  
長橋有功遷常熟簿尋擢令時推能吏虞山出軟  
栗甚肥美民摘以獻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樹  
并絕其種日後必有以是進奉病吾民者南自負  
博雅修邑志人頗訾之滿九載歸

### 擒盜

張汝駮陝西涇陽縣人以掾吏爲眉州判官署嘉定州大盜入劫庫自呼壯卒健僕格鬪甚力盜引去至明偵其竄伏蠻洞深入擒之皆盡先在司農辨事庚戌虜警在事者計無所出以問掾應對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間人才阨異途沉下僚者豈少哉掾雖不顯而壽八十一子問達官尚書天固有以優之矣

### 三不寶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爲碣石衛經歷時征賊伍端諸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卒環侍持滿以待動賊熟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賴之後屢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寶官也錢也命也嗟乎不寶官高士也不寶錢清士也至不寶命則忠孝大節皆從此出此聖賢豪傑詎易及哉

### 公庭詩思

吳孟謙莆田人爲府小吏性峻潔容止端嚴弘治三年爲順德丞民供折薪錢歎曰丞何功受此番

禹後山之役轉餉久多浥損自以俸償卒于官鄒  
立齋時謫吏目誅之曰君裳蕭疎君貌嶮嶮公庭  
如寺詩思如水

天下第一

鄔尚達福清人少剛介就掾執役藩司以潔廉無  
害除得任丘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嘗  
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凜有司直風惜位卑耳  
憂歸除補雩都復爲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  
之譽轉大冶主簿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代行令

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錙銖無所取至饗餐不給  
部民有餽白粲者嚴却之民苦請非敢溷公不忍  
公貧耳公曰我貧尚有祿爾毋慮也歲荒邑多逋  
賦坐奪俸民間更相責讓曰吾簿無俸不餒歾耶  
爲日夜輸納課更以最任久不調力告歸邑人追  
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爲祠祀之郡守吳希賢贈以  
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貧  
甚所居災短褐敝縕俱盡族人有爲河源尉者積  
金錢巨萬以衣一襲遺之不受卒饑寒寄寓以歿



臨沒謂二子曰吾作官二十年無分寸遺子孫慎毋假貸治喪累汝其族以掾史興者甚衆獨公最清白人謂有陶靖節風臺山先生其姻也感慨書一聯贈云濱海村落許多此處見衣冠家文物吾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吏子孫

自稱名

黃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至

不能歛以病卒聞贈卹有加黃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隄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各言之語管理海塘採石我湖先祖月溪府君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卮

酒勞之無絲毫它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  
爲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卽家立碑祀之  
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亦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  
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  
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清官之後多  
不振劉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  
未見貪者厚積世世受用總只各據所見各就得  
意處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議也

批內官

蕭景腆晉江人以椽授定遠尉定遠經大盜殘蹂  
之後百姓流離景腆與令弔死問孤修城鑿池身  
先畚插以憂去服除補長洲時織造太監張志聰  
恣睢橫索長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聰忿甚誣令  
撓御造龍衣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聞領所部弓  
兵奪追直前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從旁觀者盡  
爲景腆張氣梯屋飛瓦群擲志聰志聰阻折去竟  
奪令歸志聰還訴 世廟有旨械下詔獄時令已  
先擢入爲工部主事亦與景腆並下鎮撫司拷訊

廷臣壯其義會疏救之令落五級而景腆仍調尉  
永從吳廷舉巡撫吳中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  
碑於長洲之縣門孫騰鳳舉進士官運使

### 罰水

田濡尤溪人正德間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  
重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以遼金二書進衛無  
以應擬贖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  
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無  
從取辨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

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衆大懼笑助之聲徹御  
幄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着  
當罰水二碗諸內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携之  
走出自此喪氣濡後遭繼母喪徒步歸蹙腫血流  
葬廬墓側以哀瘠終

### 代罰

王藻寧夏人吏員爲保定府知事武皇南巡過  
之巡撫伍符設讌符素洪於飲上聞召與拈鬮  
賭大觥偶不勝甚愠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階前

上大笑。藻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罰，臣藻請代。上睨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它。這蠻子會賺我酒，喫着扶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欲薦之曰：是薦酒也。觀聽不雅人，且議我後卒辭之。

發橐

陳景弼，莆田人。弘治間，省祭先後，上疏十餘，皆切時政。後授潮州衛知事，署海陽、饒平二縣，愛惜民財，不爲勢屈。有給事中以使事過里，齎貨以厭率，衛卒發其橐，送其贓物于府庫。時論壯之。

袖金

萬

曾仍，興化人。爲藩臬從事，以待次銓曹。時郡守林慈，邑令張朝，博士黃暹，相繼客死於京，悉爲之經紀。博士病且革，囊三十餘金，置仍袖中，曰：奴輩非所托，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虞外洩，告歸授其子。曰：此先人屬纊時寄也。物論高之。鄉人林學士文語同列曰：椽行乃爾，吾儒庸有弗及者。遂與定。

交後官小鹿巡檢竟棄去

禁入試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然在建  
文時張祖之識力義氣卽士人中不可多得見此  
獨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絕之太甚如此蓋當元末  
法度廢弛土豪奸僧相比爲惡皆此輩爲之耳目  
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一意興學校  
教士其俗頓改并吏與其子弟之納名者頗恂恂  
自愛先朝名臣就中擇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

其餘入仕者儘有可觀如十二椽吏傳亦可矯矯  
挺拔類中也竊恐 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而惟  
書算一涂最爲弊藪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或增  
派或侵匿或挪移國課民膏膏損靡有紀極甚者  
把持官長代送苞苴吏不過拱手聽其指揮飲餘  
滴卽萬幸頓首滿期出門而此輩積數十年互相  
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吏禮兵三部尤甚 太  
祖見此不知又設何法以治余謂縣官能治此卽  
稱卓異部官治此卽忠良當大用矣

實効

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憲史入部考入格留爲吏部吏其時建文君方與方孝儒輩講求治古經濟之事多變章奏 太祖舊章下吏部笏午祖爲尚書張統所信愛密言於統曰 高皇帝起布衣有天下立法創制規模遠矣紛然更改未必勝前徒滋人口願我公重之夫爲治亦顧實効何如耳統澹然之而奪於羣議是時添設京衛知事一員佐經歷理刑名詔吏部選可者統曰無逾祖矣授留

守知事 文皇卽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爲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統被譴自經昇尸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殯畢哭奠去

三司獄傳

董見龍集

吾閩盖有三司獄云其一爲孫一謙一謙者溫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卽頌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

孫一謙  
陳世源  
其教李賜

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 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

水

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

漢書小記 卷十一  
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  
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滿  
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予深憐敬之又聞  
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  
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  
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  
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  
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源與孫  
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椽吏著名繼源今尚

鑿鑿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謁  
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爲  
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  
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  
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  
也則監置一鑪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  
與同罪於是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苦  
法甚備郎中沈琬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



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  
塋者率置竇中群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  
有餘卽白視獄諸曹郎請爲槥以待死者諸曹郎  
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秋官篆聞  
之喜益發衣絮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粵  
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  
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  
是特獎夢暘資遺之甚厚予語夢暘曰幸矣子之  
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  
苦以風百僚者卽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  
其榮乎夢暘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  
者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粵夢  
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簿不携家其爲吏  
目亦然蓋有志者也

共作

漢書

卷十一

三

